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式阐释何以可能

——G.A.科恩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因探析

尹志强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1日

摘 要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G.A.科恩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分析哲学中的概念澄清、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科恩将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并非偶然: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面临挑战, 他摒弃了传统研究中固有的方法论主张, 同时回应了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模糊性的批评, 由此探索出一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尽管科恩的研究思路具有借鉴意义, 但其理论仍存在局限性, 需以批判性视角审视。

关键词

科恩, 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 分析方法

How Is an 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ssible

—An Analysis of G. A. Cohen's Motivation for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iqiang Yi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June 16, 2026; accepted: July 8, 2026; published: July 21, 202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analytical Marxism, G.A. Cohen's core contribution lies in introducing the methods of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logical analysis, and semantic analysis from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to the study of Marxism. Cohen's integration of analytical method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no accident: facing the challenges to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the 20th century, he abandoned the inherent methodological claims in traditional research and responded to the academic criticism of the ambigu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us exploring a path of analytical Marxism. Although Cohen's research approach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his theory still has limitations, which need to be examined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Coh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alytical Marxism, Analytical Metho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G.A.科恩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源于近代以来后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发展脉络，通常被视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异甚至对立的理论路径。这种分析方法以概念的精确澄清与命题的逻辑推演为基本特征，注重论证过程的规范性与明晰性。科恩创造性地将分析方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有效回应了部分西方学者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在命题表述与逻辑结构上含混不清的批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重构，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学理论证。准确把握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的理论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这一分析工具，也有利于在当代语境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然而，由于科恩在使用分析方法时未能充分把握其适用限度，导致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仍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因此，我们应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理论优势。

2. 科恩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前提

科恩将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个契机是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兴起。孔德在十九世纪开创出实证主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发展到逻辑实证主义阶段。由于德国纳粹的行为，使得许多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流亡英国，客观上也促进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英国哲学家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推动哲学从科学逻辑分析转向日常语言实践研究，由此开启了分析哲学的新阶段。科恩在英国学习的期间正处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牛津的学习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随分析哲学发展而形成的清晰严密的标准，为今后将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奠定了基础。

在科恩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书斋上的宁静，或者没有时间将他的整理出来。因此科恩的目的是使历史唯物主义更有条理地表述出来，而他的表述方法就是分析方法。科恩认为，分析方法可以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的研究方法，是因为分析方法的优势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科恩否定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并提出用分析推理形式取代辩证推理形式，这是分析方法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科恩认为分析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拒绝这么一种主张，即马克思主义拥有他自己的独特有价值的方法。“拒绝了这种观点，就使得占用丰富的主流的方法论成为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曾因它有害而一直回避它” [1]。科恩所指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他的有价

值的方法是指，辩证法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更有价值的方法可以取代并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仍然是以辩证法所展开的历史图景为前提的。在他看来，黑格尔利用辩证法阐释世界精神(Weltgeist)的历史，形成了对特殊社会发展或多或少具有吸引力的一种解释，而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容许进行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可见，科恩的理论建构仍然没有摆脱辩证法，那么他对辩证法的反对体现在哪里呢。按照科恩自己的说法，不存在能够挑战分析推理的辩证推理形式的这种东西。他认为与分析推理形式相对应的辩证法的相信，只能在一种不清不白的思想环境中存在。段忠桥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反对将辩证法构成推理的可靠方式，因为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地方表述不清楚不严谨[2]。余文烈提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全盘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确切地说他们反对的是那种把辩证法当作“拐杖”或“瑜伽”的演绎方式，即没有逻辑分析缺乏“微观机制”的推理方式[3]。因此，科恩所反对的是作为推理形式的辩证法，例如巴利巴尔所描述的辩证推理形式：“这是我们可以赋予辩证思想的明确的首要的含义：一种特别适合真正的历史结构中阶级斗争的确定介入的解释的逻辑或形式”，他认为这种辩证法在概念上是含糊的，在论证上是不可靠的。科恩认为，分析方法追求清晰、精确和逻辑严谨的语言分析以消解错误的使用日常语言产生的混乱，而对分析方法的追求体现了对理性本身的追求，削弱对清晰的陈述和严谨论证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体现了一种无理性的蒙昧主义。通过对辩证推理形式的反对，科恩便可以将分析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中。

3. 科恩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动因

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图景是随着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一步步展开的。在西方学术界，有学者以不清晰和在逻辑上自我矛盾为理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例如阿克吞和普拉梅内茨。阿克吞是最先开始将分析标准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是阿克吞在运用那些标准时不彻底，产生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诋毁[4]。因此科恩决心用更加彻底的分析标准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对生产关系进行澄清、应对阿克吞的诘难后，科恩发现了由普拉梅内茨提出的，更能威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合法性”问题。于是“合法性”问题驱使科恩将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科恩对生产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更加精确地澄清，将生产关系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W关系，第二类是O关系¹。根据德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普拉梅内茨也指出生产关系包括两种关系，第一种类似W关系，第二种类似O关系。但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混乱，至少存在两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错误的，因为W关系不仅同财产关系相区别，而且无法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而第二类O关系本身就是财产关系，所以他也无法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相同，那么他就无法称为他的表现形式，一个物体不能既是它自身又是它的表现形式，例如x是y的表现形式，那么x和y无法等同)。因此他得出结论，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一种晦涩和混乱。第二个错误是，即使前面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也会产生“合法性”问题的错误。“合法性”问题指的是：如果经济基础是由财产关系构成的，那么它如何同由它决定和解释的法律上层建筑区分开，“合法性”问题将导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失效。

科恩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危害性，于是他主着手通过分析方法来捍卫这两个经典命题。科恩首先指出普拉梅内茨对于W关系的指控是错误的，普拉梅内茨认为W关系主要是那些将人们纳入劳动分工体系的关系，工头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建筑师与建筑承包商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是可以通过法律形式间接地表达出来，例如“建筑承包商”这一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法律关系。接着科

¹W关系(“w”代表“工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当人们使用生产力来制造产品时所形成的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例如X同r工作。O关系是规定个人对生产力的所有权的关系，或者是规定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X是r的附属。

恩利用逻辑和语义分析方法发现,由于普拉梅内茨对马克思原文的理解出现错误,所以他对O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普拉梅内茨将was nur ein juristischer Ausdruck dafür ist理解为: what is but a legal expression of the same thing。更可信的理解是: what is but a legal expression for the same thing。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介词of/for的理解。普拉梅内茨用的是介词of,所以他认为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of使得expression这个词几乎成了effect的同义词。而for则仅仅表示了一种指代关系。科恩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德文中使用的是介词短语“davon”,那么普拉梅内茨的翻译就会是正确的,但马克思用的是“dafür”。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表达的可能是因果关系,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想表明的是指代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指代关系的基础,并非x是y的指代(for),x就不能成为y的因果(of)。普拉梅内茨误将指代关系当作了因果关系,因此他对于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一种混淆的分析就是错误的,如果将指代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代入其中,那么他对于这一命题的诘难就失效了。例如抱怨是风湿病的表现形式,我们也可以用抱怨来指代风湿病,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将二者区分开来。同理,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我们也可以将财产关系用来指称生产关系。

科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分析,驳斥了普拉梅内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但随后便产生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合法性”问题,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如何同法律上层建筑区别开来。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支持以下每个论题的:(1) 经济基础由生产关系构成、(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区别开、(3)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4) 生产关系是由法律术语界定的。但是,当超过三个命题组合在一起时便发生了矛盾。那么如何解决“合法性”问题呢。科恩认为,当放弃命题(4)后,普拉梅内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就失效了,而只有通过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才能放弃命题(4)。生产关系是对人和生产力有效的权力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方便,常常在他们的著作中用法律上的所有权关系去描述生产关系。因此科恩放弃命题(4)的思路是,对马克思在描述生产关系时所使用的法律术语进行非法律层面的解读。因为所有权是拥有一个对象就是享有使用和处置该对象的一系列权利,所以先将所有权关系展示为权利关系,再找出每一种权利(Rights)关系对应的权力(Powers)关系,随后便可以用类似方式描述与财产关系“相对应”的生产关系,最后就可以逻辑一致地把法律上层建筑描述为与生产关系不同并由它来解释的。可以说,正是普拉梅内茨对“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命题的质疑,促使科恩利用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重构。

4. 对科恩方法论结合的审视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科恩将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科恩对分析方法的“执念”,使他在目的和手段的把握中迷失了方向。对科恩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效果剖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分析方法并促进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

(一) 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的意义

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自于理论内容的正确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不是幻想的概念,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科恩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动力是辩护继承下来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经过检验才能判断其价值,检验的途径则是理性,体现为具有理性的分析方法。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方法的检验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存在阿克吞所说的概念上的错误,也不存在普拉梅内茨指出的命题上的混淆。虽然科恩

在利用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检验时，会改变同分析方法不一致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结论和价值观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科恩认为经过分析方法检验并保留下来的论点，以及被改变和发展的论点，在应对学术上的批评挑战时，会更加地坚强有力。因此，科恩将分析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语言逻辑上的证明。

其次，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容性，展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学的发展成果，科恩将其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胡说”行为的痛恶。科恩认为“胡说”不是根据其内容的虚假性来判断，而是根据其产生的结果和影响来判定的。因此这种“胡说”的话语特征是没有意义，这种论述是晦涩难懂的，当想要对“胡说”的内容进行解释时，最后的结果是不可澄清[5]。于是，科恩旨在利用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澄清与重构，明确反对那些因表述含混而无法被理性检验的观点。科恩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概念澄清，语言分析以及逻辑例证和重构等，这些方法是从分析哲学吸收借鉴的，科恩运用这些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概念和经典命题变得清晰和严谨，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可以与其他学科的方法和-content 结合在一起，既能给其他学科带来启示，同时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

最后，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地区的研究和传播。从恩格斯逝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大陆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英美地区受后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强调命题的可验证性和逻辑清晰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较低。科恩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主流方法相结合，向英美地区的学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且参与成立了“九月小组”的跨国马克思主义交流平台，兴起了研究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同时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清晰和严谨的特点也使得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英美学界创造一个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地区的传播。

(二) 科恩方法论结合的局限

科恩对辩证法推理形式的反对是分析方法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因此在科恩那里，用于命题的阐述和推理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只存在这样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结构和内容是：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历史，由此推之，也是人类意识的历史。历史在自知中经历发展，其媒介与促进因素是文化，当文化促进的发展超出其承载限度时，它便会趋于消亡。科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源自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观念[6]。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于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和内容改变了：历史是人类劳动的历史，历史在生产中经历着发展，其媒介与促进因素是经济结构，当经济结构促进的发展超出其承载限度时，它便会趋于消亡[7]。虽然科恩指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但是他仍然是在形式上理解辩证法的，辩证法就是助产术，是将新的东西从旧的东西中催生出来。可见，科恩对辩证法的理解是片面的。列宁就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助产术，而且是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研究的思维方法。辩证法思维方式不仅可以使新事物从旧事物的胚胎中催生出来，而且可以穿透资本主义表面平等的现象，发掘其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正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理论的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此外，唯物辩证法作为叙事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统一，可以运用到具体研究上。其中包括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以及矛盾分析的方法等，例如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法：从经济学上生产行为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这是一个混沌的关于表象的整体，经过分析后达到越来越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回过头来，这时人口已经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很多规定的关系的总体[8]。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对人口的概念作了丰富的考察，而且将其适当地叙述出来。并且，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对此有不同意见，例如德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者乌尔里希·施坦沃特(Ulrich Steinvoth)独树一帜地提出认可和褒扬马克思的辩证

法[9]。因此，科恩对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形式的方面去理解，对待辩证法的视角是片面的。

总之，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道路，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10]。从历史唯物主义释义的多元角度来说，科恩的功能解释方法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他要建构的是一个科学的、明晰的历史唯物主义[11]。为此，他提出并践行要更加细致和严谨，以至于达到必要的刻板的程度去重构和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种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他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概念的澄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只有努力运用分析方法，弄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会遭遇到的基本概念的含义，才能实质性地提升这个领域[12]。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由于分析方法本身只有工具属性，所以我们要把握分析方法融入进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拒斥、对历史必然性命题的怀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和对规范路径的单一依赖也需要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批判[13]。只有我们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以唯物辩证法为主导对其他方法兼收并蓄，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稳固发展。

参考文献

- [1] G.A. 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2] 段忠桥. 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7(4): 58-65.
- [3] 余文烈. 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兼答段忠桥同志[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7(5): 63-68.
- [4] Acton, H.B. (1951)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52, 207-224. <https://doi.org/10.1093/aristotelian/52.1.207>
- [5] Cohen, G.A. (2002) Deeper into Bullshit. In: Buss, S. and Overton, L., Eds., *The Contours of Agency*, The MIT Press, 321-339.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2143.003.0015>
- [6] 段忠桥. 科恩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5): 169-176.
- [7] G. A. 柯亨.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 为何如此富有? [M]. 霍政欣, 译. 北京大学出版, 200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刘雨濛. 施坦沃特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分析性诠释[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4): 9-17+53.
- [10] 段忠桥. G.A. 科恩论“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 [J]. 江海学刊, 2026(2): 92-100+255.
- [11] 祁靖贻. 科亨功能解释方法的合理性及其与功能主义的差异[J]. 学术交流, 2018(5): 32-38.
- [12] 俞吾金. 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6): 8-14.
- [13] 李旻.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启示[J]. 云梦学刊, 2020, 41(4): 54-61.